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書志二

天官書　漢司馬遷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

兑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

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

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宫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

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黄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

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

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觽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

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絶漢曰天

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

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

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

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

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兑進而東南三月生慧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

天槍長四丈末兊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兊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

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

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

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

出入國絶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

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

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

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

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

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

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揺贏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鍾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

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孼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

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鬬七寸以内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黒圜為疾多死黄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黒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

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摇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歳在甲寅鎭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

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簒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

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

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
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
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
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
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
敢戰動摇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
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
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

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
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
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
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黄滜
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
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
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虚
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

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
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
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
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
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
兵之强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
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
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

南南勝北方正在西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

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隂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

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
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圜在中中勝在外外勝
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
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
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
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
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

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

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

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

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

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則吉少則凶漢者

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

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兊者則有黄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兊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

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

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兊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

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户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産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

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
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
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
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
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
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
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

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

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
邑人民之聲聲宫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
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
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城千里內
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
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黄雲惡冬至
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

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衡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
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
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
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
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
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
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

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

子微諸侯力政五霸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虛

危宋鄭之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

為孛外則理兵内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菑異記無可録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并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吕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

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揺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繇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歴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

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

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
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
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
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
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

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書志三

封禪書 漢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

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

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

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

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

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

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佶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

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

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

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黄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

霸王出馬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

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
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
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
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
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
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
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

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

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

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為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

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竒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廵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傍以章始皇之功徳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
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
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
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
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
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
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
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

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

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嶠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

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

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
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
移過于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
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
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
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
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
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

其說於是高祖曰我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

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

令秘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内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

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倉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

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灞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

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馬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廵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

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

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廵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歳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

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

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歳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

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恠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

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

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

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

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

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廵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宫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

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

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𥇉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

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
淪没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
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
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
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
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
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

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决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

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

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寛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

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寛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

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

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

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倣黄帝以上接神
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
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
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
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

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廵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留宿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

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

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
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
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
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
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
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
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

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

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
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
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
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
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
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
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
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

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

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

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

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歴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賛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
屬焉夏漢改歴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
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
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
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
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
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廵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

黄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黄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黄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

恒山令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

然羈縻不絶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十八